

从“文之枢纽”五篇论刘勰的文学观建构

赵 悅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5年12月20日；录用日期：2026年1月14日；发布日期：2026年1月23日

摘要

本文以《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五篇为切入点，从“原道论”“宗经观”“正纬观”“辨骚观”四个维度解析刘勰的文学思想。通过揭示其“道-圣-经”的本体逻辑与“执正驭奇”的实践策略，阐明刘勰如何在复古与创新之间建构平衡的文学观体系，并探讨其对当代文论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刘勰，文心雕龙，文之枢纽，文学观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iu Xie's Concept of Literature from the Five "Pivotal Chapters on Literature"

Yue Zh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December 20, 2025; accepted: January 14, 2026; published: January 23,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five "Pivotal Chapters on Literature" from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s its starting point. It analyzes Liu Xie's literary thought from four perspectives: his "theory of tracing literature to the Dao", his "view of revering the Classics", his "view of rectifying the Apocrypha", and his "view of distinguishing the Songs of Chu". By revealing the ontological logic of "Dao-Sage-Classics" and the practical strategy of "upholding orthodoxy to master innovation", the paper elucidates how Liu Xie constructed a balanced system of literary thought between retrospection and innovation.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ideas for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Keywords

Liu Xie,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Pivotal Chapters on Literature, View of Litera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文之枢纽的理论定位

《文心雕龙》是刘勰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深刻思考和总结的经典之作，其中的“文之枢纽”五篇，被刘勰视为整个文论体系的核心和总纲。这五篇的内容涵盖了文学的本质、创作的规范、以及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构成了刘勰文学观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通过这些篇章，刘勰阐述了文学的来源、发展方向以及创作的基本原则，展现出他将文学观念、道德观念和艺术创造紧密结合的独特思想。

“文之枢纽”五篇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它们的编排揭示了文学思考的层层递进，既具有严密的理论结构，又具有相当的逻辑性。这五篇不仅构建了文学思想的本体论基础，更为文学创作和评判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框架。从文学的本源到创作的规范，再到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刘勰的文论通过这五篇展现了文学的多维度性。

首先，《原道》阐述了文学的哲学起源。刘勰认为，文学的本源在于“道”，即文学是宇宙法则的一部分，文学的创造不仅仅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更是对自然法则和天道的表现。通过“天文”“地文”到“人文”的推演，刘勰建立了文学与宇宙的内在联系，并提出文学创作是人类与自然、社会互动的结果。因此，文学的根本属性是其与“道”的关系，这赋予了文学创作一种超越世俗的神圣地位[1]。

接着，《征圣》和《宗经》则提出了文学创作应当遵循的经典标准。《征圣》集中讨论了文学的“圣”与“道”的关系，强调文学创作要顺应天道，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而《宗经》则从规范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文学创作的具体要求，要求文学作品不仅要表现思想深度，还要遵循一定的艺术形式和语言规范。在《宗经》中，刘勰提出了“六义”的标准——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这些标准不仅是对文学作品艺术质量的要求，也是对当时文坛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和纠正。

而《正纬》与《辨骚》则在更为宽泛的层面上探讨了文学创新与传统的关系，特别是对异质文本和文学流派的包容。刘勰在《正纬》中分析了纬书的荒诞性，但也肯定其独特的艺术价值，认为文学创作要有包容性，既要保留经典的规范，也要承认并吸收新兴的文学形式和流派。在《辨骚》中，刘勰通过对楚辞的分析，提出文学的创新性不仅仅体现在形式的突破，更在于其艺术表现的独特性和精神深度。通过这些篇章，刘勰展现了文学创作中的动态平衡，即在遵循经典的基础上，文学创作也应顺应时代的变化，不断创新。

2. 原道与宗经：文学本源与雅正标准

(一) 文源于道的本体论建构

《原道》是《文心雕龙》中的开篇篇章，也是刘勰文学思想的基石之一。在这一篇中，刘勰首先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文学的本源问题，他提出“文源于道”的命题，认为文学不仅仅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更是与宇宙法则、天道、人生哲理密切相关的精神现象。通过这一命题，刘勰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深

刻的本体论基础，将文学与宇宙、道德、哲学等元素紧密相连。

刘勰通过“天文”“地文”到“人文”的推演，构建了一个三元结构：“道-圣-文”。他认为，文学的创作源于“道”，这是宇宙法则和自然本质的体现。在《原道》开篇，刘勰便提出了“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一命题，表明文学的伟大与天地的运行、生命的存在有着相同的根基。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他对文学的崇高评价，也为文学创作注入了深刻的哲学内涵。他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提出“日月叠璧，山川焕绮”等描写，将自然之美与文学的本源性相联系，认为文学与自然的美丽是相通的。

此外，刘勰强调了“道”在文学创作中的核心作用。他认为，“道”并不仅仅是指物质世界的自然规律，更是指人类行为、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的统一。文学的本质，就是通过文字表达“道”所体现的真理与精神。他进一步阐述道德与文学的密切关系，指出文学创作必须具备崇高的道德标准，文学作品不仅应展现外在的艺术形式，更应传达道德的力量，达到教化、引领人心的功能。因此，文学不仅是艺术的表现，更是社会和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

刘勰通过这一理论，赋予文学创作以崇高的哲学和道德价值。他提出，文学的本源正是“道”，即文学的产生是宇宙法则和人类精神的自然延伸。因此，文学创作不仅要遵循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还需要关注文学作品所传递的哲理和思想。通过对文学的这种本体论解读，刘勰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体系奠定了深刻的哲学基础。

（二）宗经的实践准则与批判功能

与《原道》对文学本源的探讨不同，《宗经》则更多地关注文学创作的规范和标准。在这一篇章中，刘勰提出了经典文学作品应遵循的准则，并通过对南朝文坛流行的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强调文学创作不仅要传递深刻的思想，还要具备艺术的规范和优美的形式。

刘勰在《宗经》中明确提出，“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里的“经”不仅指经典的文献，更代表了文学创作中普遍适用的原则和规范。“经”作为文化传承和思想传递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道德规范^[2]。刘勰认为，文学创作必须遵循经典的规范，回归经典的思想深度，才能展现其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在《宗经》中，刘勰还提出了“六义”的标准——“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这些标准既是对文学创作的艺术规范，也是对当时文坛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他通过这些规范，强调文学创作应具备内在的思想深度，文学语言应简洁而不浮夸，情感应真实而不造作。这些“六义”的要求，不仅纠正了当时流行的过度追求形式和华丽辞藻的文风，也提升了文学创作的社会和道德功能。

刘勰通过对“经”的界定，进一步探讨了经典文学作品的创作标准与文学作品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作品必须从经典中汲取思想的深度与道德的力量，才能发挥其教化功能。正是通过这种回归经典的文学创作理念，刘勰提出的文学标准不仅仅局限于形式上的规范，更强调文学作品应该传递道德价值和社会责任。

同时，刘勰在《宗经》中还对当时南朝文坛上的一些形式主义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南朝时期，文学创作过度依赖形式和辞藻，追求华丽的修辞和巧妙的对仗，而忽视了文学作品应具备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内涵。刘勰通过强调文学创作中的“情”与“义”，纠正了这一倾向，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关注情感的表达和思想的传递，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和技巧。他的这种“以复古为革新”的思路，为唐代古文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3]。

（三）从“雅正”到“创新”：经典与创新的平衡

在刘勰的文学观中，经典的回归与创新的探索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宗经》的分

析，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并非盲目崇拜经典，反而他更强调创新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然而，创新的前提是要建立在对经典的深刻理解和继承的基础之上。在《宗经》中，刘勰明确提出，文学创作必须“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他认为，创新的过程必须在经典的框架下进行，只有在传承和创新的结合中，才能实现文学创作的真正突破。

刘勰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他文学观中的“执正驭奇”思想。文学创作既需要遵循传统的规范和经典的思想深度，又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在《辨骚》中，刘勰通过分析楚辞，展现了文学创新的重要性。他认为，楚辞不仅继承了经典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同时也突破了传统文学的框架，展示了艺术表现的独特性和创新性。这种对创新的推崇，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

总的来说，刘勰的《宗经》强调了文学创作的标准和规范，但同时他也为文学创新开辟了空间。他认为，文学创作不仅要回归经典和规范，还要尊重时代精神和创新需求。通过经典与创新的平衡，文学不仅能够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也能够在时代变革中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

3. 正纬与辨骚：文学发展的辩证法则

(一) 正纬：对文本的批判性吸收

《正纬》是《文心雕龙》中的重要篇章之一，刘勰在这一篇中展现了其深刻的辩证思维，他一方面批判了南朝时期流行的谶纬之书，认为它们内容荒诞、乖道、谬典，另一方面又肯定其在文学形式上所表现出的奇异之美和丰富表现力。通过这种双重的批判性吸收，刘勰提出了文学创作中对异质文本的包容性和选择性。

在《正纬》中，刘勰批评了许多流行的谶纬之书，指出它们虽然形式上丰富多彩，但内容往往缺乏理性和内涵，其“乖道谬典”的表现并不能代表正统的文学价值。然而，刘勰并不完全否定这些异质文本，他对纬书的批判更多是针对其内容的虚构性，而对其在语言和形式上的丰富性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他认为，尽管这些文本在内容上无法符合经典的规范，但它们在辞章上往往富有“事丰奇伟，辞富膏腴”的特色，展现了文学创作的奇异之美^[4]。

这一观点反映了刘勰文学创作中的辩证法则——既要批判文学中不符合正统的部分，也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其艺术表现上的价值。在刘勰看来，文学作品的创新不仅仅是对经典形式的反叛，更是在形式和内容之间寻求平衡。在他看来，文学创作的生命力源自其对新异元素的接纳与整合。对谶纬之书的批判并非一刀切的否定，而是通过审视其语言形式的艺术性，进一步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刘勰在这一篇章中提出，文学创作应当建立在批判与吸收的基础上，尤其是在面对异质文本时，应该保持审慎的态度，既要剖析其不符合经典的地方，也要理解其在文学创新中的独特价值。通过对谶纬之书这一异质文本的批判性吸收，刘勰提出了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文学创作不仅要遵循经典的规范，还需要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接纳创新和多元性。只有通过这种批判性吸收的方式，文学才能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二) 辨骚：通变观的实践

《辨骚》是刘勰文学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一篇，它不仅分析了楚辞的艺术特征，还提出了“通变”这一重要的文学原则。在这一篇中，刘勰通过对《离骚》的详细分析，探讨了文学创作的创新性以及如何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进行突破。他通过对楚辞的评析，展现了文学创作中经典与创新之间的辩证统一。

《辨骚》开篇即明确指出，楚辞虽然继承了经典文献的形式和内容，但在创作中却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框架，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刘勰认为，楚辞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不仅仅是对形式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它在思想表达上的深刻性和情感的丰富性。通过对《离骚》中“昆仑悬圃”等神话的评价，刘勰指

出，虽然这些描写不符合经典的理性标准，但它们却成功地传达了诗人内心的孤独与愤懑，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种创新性的艺术表现方式使楚辞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流派。

刘勰在《辨骚》中提出了“通变”的文学理念，认为文学创作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在于突破传统的局限，追求形式与内容的创新。刘勰的“通变”观体现了文学创作中的辩证法则：既要保持对经典的尊重，也要通过创新来推动文学的发展。在他看来，文学的创新不应是盲目的对抗和背离，而是在经典的框架下进行突破，在形式和内容上寻求新的表达方式。通过“通变”的方式，文学创作才能在时代变革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5]。

在《辨骚》中，刘勰通过对楚辞的分析，提出了“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的文学创作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强调文学创作的创新性，也重视保持其思想的真实与情感的深度。他认为，文学创作既要有新的形式和表现手法，又不能失去作品本身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内涵。通过这一原则，刘勰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实践范例，即在追求创新的同时，要保持文学作品的内在真实性和思想性。这种“通变”的文学观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指导思想，并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文学发展的辩证法则

刘勰在《正纬》和《辨骚》中所展现的辩证法则，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他的文学观并非简单地追求形式上的创新或经典的复归，而是通过辩证思维，探索经典与创新之间的平衡。这种辩证的文学观，既强调对传统经典的继承，又鼓励对文学创作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不断发展。

在刘勰的文学观中，经典与创新之间并非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在他看来，经典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规范，而创新则为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时代感。通过经典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文学才能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同时，迎接新的文化和时代需求。刘勰提出的“执正驭奇”理念，正是这一辩证法则的体现。他强调，文学创作应当在遵循经典规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不断突破传统的界限，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刘勰的文学批评中不仅存在着经典与创新的辩证统一，还体现了理性与感性、规范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文学创作既要遵循理性的规范和经典的标准，又要尊重作家的个性和创作自由。这种理性与感性、规范与自由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刘勰文学观的重要特征，也是他文学批评的核心思想之一。

刘勰的“通变”观也为后代的文学批评和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现代文学创作面临着多元化的挑战，刘勰的辩证思维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思路。在当今文学批评中，仍然可以看到“通变”的思想在不断发展和应用，尤其是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如何平衡传统与创新、经典与现代，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4. 结语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系统地展示了刘勰对文学本质、创作规范和文学发展的深刻思考。通过对“文之枢纽”五篇的深入分析，刘勰不仅阐明了文学的哲学基础和历史传统，还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指导。他的文学观体系，通过《原道》《宗经》《正纬》和《辨骚》几篇的理论展开，既涵盖了文学的本源与标准，也包含了文学发展的辩证法则，展现了他对经典与创新之间张力的独到理解。

参考文献

- [1] 潘玲. 《文心雕龙》的枢纽论与刘勰的文学观[D]: [硕士学位论文]. 泉州: 华侨大学, 2008.
- [2] 胡静静. 论刘勰贵古贱今的文学观[J]. 文艺评论, 2016(2): 68-71.

- [3] 操月. 论刘勰对荀子、扬雄“明道、征圣、宗经”文学观的继承与发展[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8(2): 1-5.
- [4] 王琰. “立文之道”与“为情造文”——从《情采》篇看刘勰的文学观[J]. 阴山学刊, 2021, 34(4): 27-31.
- [5] 隋雪纯. “赏”的意蕴转向与六朝文风新变——兼谈刘勰“正奇”文学观[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8(2): 43-50.